

第 317 期 投稿信箱: 755792341@qq.com



世界文化之窗

主编: 闻喜

澳大利亚: 李双

墨尔本小记

补充阳光

成都, 只要出太阳, 人们会专门赶到海边、广场、公园里去坐着晒, 先晒面部、前胸, 转半圈, 才晒后背, 包括后脑勺。不过, 是晒春, 晒秋, 晒冬, 不晒夏。我也喜欢晒, 一年四季都晒。

到了澳洲, 我仍然执着于晒太阳。两国太阳不可比。澳洲太阳虽然不比故国的圆, 但比故国的烫。一年一年晒下来, 黑得, 很多人, 尤其印度人, 以为我是他们的同胞。只有非洲人还举棋不定, 尚未表态。

近日去体检, 来自新加坡的王医生提示: “你不要再补维 D 了。你看你的指标, 到 160 了, 要直奔上限了 (50 为下限, 200 为上限)!”

答: “我从来没有补过维 D, 也不喝牛奶。只是爱晒太阳!” 王医生“噢——”了一声, 像唱歌; 盯了我半秒钟。

嗯, 莫非我“卧似一张弓, 站似一棵松, 不动不摇坐如钟, 走路一阵风; 南拳和北腿, 少林武当功, 太极八卦连环掌”, 掌握了中华神功? 没有! 我意识到, 晒太阳增加钙质, 比补什么都强。那么,

大家都去晒吧! 其中男人嘛, 不怕黑, 不怕丑, 放心大胆晒; 女人嘛, 既怕黑, 又怕丑, 小心翼翼晒。总之, 为了补一身硬骨头, 请补充阳光!

尴尬记

与小杨到沃尔沃斯买厨具。各自买的品牌不同, 所以赠品也不同。小杨离开了一会儿。售货员拿来一件赠品, 放在小杨的厨具上。另一个售货员也拿来一件赠品, 放在我的厨具上。我一看, 我厨具上的赠品较高档, 与小杨的厨具上的一样。我问售货员: “我的赠品呢?” 售货员马上指着我说: “在他那里!” 很铁面无私的样子。我该说什么呢? 老办法, 直说: “我以为是我的!” 售货员没有说清楚, 也没放对地方!” 小杨说: “你喜欢就给你嘛!” 我狼狽地拿出了小杨的赠品, 没再解释, 因为解释很无力。

我很尴尬, 仿佛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我知道我的人品没有问题。但别人不一定这样看。这一天, 很不愉快。

周厚春 (中国·岳阳)

周厚春词三首

虞美人·我看见了

莺歌唱晓晨柔曼, 一夜阴云散。清风雨日梦花开, 五彩佛光熠熠且疏怀。

大坝功成, 坝外烟云沸。星河洒, 抛天泼地, 尽是亏心泪。

跋跋夜海尘寰静, 冷月花孤影。

沉沉晦雨至三更, 梦魇魂游昏昧到天明。

卜算子·那天

早起自清新, 买把青菜去。好友途中请宴席, 锦梦繁华处。

点绛唇·南江水

淼淼茫茫, 汪洋一片平川汇。空无人迹, 只见浑黄水。

富丽且丰姿, 宴后还歌舞。喜地欢天返路时, 看见青菜铺。

2021 年四月份的一个晚上, 高中同学微信群里发出了一条消息。一位老同学突发心脏病过世, 生命定格在五十六岁的春天里。老同学才华横溢文理皆通, 做过化学工程师、形象设计师、报社记者, 出版过小说, 最后改行做了导演。行行做的风生水起有声有色, 一个对生活如此热爱的人最终与生活、世界和亲友不告而别。那天晚上, 在同学群里看到此消息后, 我和丈夫相顾无言, 神情沉重, 与老同学做无声的告别。

我们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谁都不想开口说话, 空气中弥漫的压抑气氛, 令人窒息。老同学转行做了导演的第二部电影即将完成上映, 据说突破了第一步的滞涩, 成功只剩一步之遥。哪曾想在最后的冲刺阶段倒在了凌晨的工作台前, 再未醒来。曾经意气风发能言善道满腹才情, 对生活和未来满怀希冀的人, 却未能看见第二天的太阳升起。老同学的骤然离世, 裸露出一个本已存在心里却不愿意承认的事实, 那就是每一天我们都在老去, 每一天都在接近死亡, 每一天都在与生命告别。

第二天清晨, 我和丈夫相

对仍难言。到了晚间, 心情稍微平复一些, 才开口谈论这场告别。老同学的音容笑貌依旧历历在目, 丈夫清晰地记得高中时代的老同学, 一件白色的高领毛衣, 微微隆起的自然卷短发, 十足的五四青年文艺范儿。我记得一个冬日午后的课堂上, 坐在我前排的老同学偷偷看一本《大众电影》杂志, 坐在他两边的同学一起扭头看, 坐在后面的我们几个也倾起身子脖子探前, 结果被老师发现, 杂志被没收, 老同学被批评。下课后的老同学对我们几个人大叫, “就是因为你们才被老师发现。”我与老同学更是从小学、初中直至高中时代的同班同学。初中最后一学年, 为了备战中考, 我们几个班干部自己动手刻蜡版、油印, 再分发到每个同学的手中。我性子急, 刻字快, 经常戳破蜡纸。即使侥幸刻出来, 亦被嫌弃字迹潦草字体难看, 老同学包揽了我的刻字任务。我只负责保管、分发学习资料。小学阶段, 一起站在高高的课桌上, 设计班级的黑板报, 我负责写大体的美术字, 老同学负责画向日葵。画了擦、擦了画, 总也不满意。惹得我烦了, 独自回了教室。

我和丈夫刚结婚那会儿, 依旧单身的老同学坐在那间研究生楼的十五平米的小屋里, 高谈阔论女人的发型和衣服。当时实在纳闷老同学为何对于女人的长发情有独钟, 丈夫调侃不剪发留成长发不就成了。后来多年后再次见到了老同学, 老同学早已辞职下海, 出版了几本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服饰衣服设计方面的书籍, 才想起艺术欣赏的鉴赏力一直深藏于理工科出身的老同学的骨子里。终究还是放弃了工程师的本行, 追随本心创业去了。

那段日子, 我和丈夫几乎每天都在追忆和缅怀老同学的过往。甚至挖掘出许多不曾留意过的细节。作为高中

小时父亲教导我, 做人要大智若愚, 若智力不高, 大愚若愚也行, 切莫反过来, 大愚若智。我牢记在心, 做人只要若愚就对了, 这是精华。

不料, 人算不如天算, 小小心心活在美国多年, 居然两次被怀疑成大愚若智, 均发生在“多好”超市。

上次约十多年前, 首都华盛顿, 欲退掉廉价 DVD 播放机, 20 块的东西, 播放时图像扭曲的似哈哈镜, 果然便宜没好货。工作人员开盒检查, 发现缺一根连接线, 我记得曾把线放进。有时记忆总是和现实作对。心中沮丧时, 看到工作人员犀利的眼神, 如审贼, 接着听到意味深长的叮嘱, 很扎心: 回去好好找找, 那根线很贵的!

我滞后几秒才明白, 仿佛听到潜台词: 先生要空城计吧, 不知道我们会开箱验明正身吗? 大愚若智!

我一阵脸红, 百口莫辩, 怎能为了那根估计不到三块钱的“很贵的”线而要空城计呢? 但线确实不在, 人家有权怀疑, 怀疑一切, 还可以追加一句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的叮嘱, 我毫无反驳之力, 这是马大哈的代价。

这次是疫情后的圣诞节前, 西雅图郊区, 配眼镜柜台。

接到取货电话, 来替妻拿刚订好的隐形镜片。报了姓名后, 满胳膊纹身的女子取出一盒给我, 并附上打印出的订货收据。回家报捐, 妻看着收据说: 老马啊, 马大哈! 应该有两盒, 左眼和右眼, 拿回来的是右眼的, 你让我做独眼龙吗? “独眼龙果然一目了然”, 我诺诺地顶一句。隔天返回柜台, 递上收据, 胸牌上写着名字 - 扬 (Young, 年轻的意思) 的男士接待了我, 他穿灰色线衫, 与发色匹配, 不年轻, 刮得干干净净的白脸, 怎么看也有六十多, 很像让我“回去好好找找”的那位。他转身走向一排灰色抽屉, 寻找我索取的右眼镜片, 五分钟后回来, 有些怒气地指着收据说: “开玩笑吧? 你的收据是两年前的, 拿回来的镜片也是两年前的, 我们这里现在不会有这些过时的东西。”

我顿时傻了眼, 被他的怒气和发现。细看收据, 妻和我皆马大哈, 未发现收据居然是两年前的, 看来那次疫情时的订货一直躺在他们的抽屉里。大概当时门市部只收到右眼镜片, 2 年来一直在等左眼镜片, 而我也忘了那次订货, 大家都大哈。算了,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善于说服自己。不过现在我主要是上星期的订货。

扬说, 我不这样认为, 真相只有你知道。“真相? 什么真相? 区区眼镜片还会扯出谋杀眼睛吗?” 我想。突然, 从扬蓝眼晴的反光中, 我看到曾

加拿大: 竹心

不告而别

最后老同学负责书写、排版、写字、画画, 一揽子全部完成。等我再次出去时, 字体大小、色彩搭配、整个黑板的比例分配, 以及逼真的向日葵, 黑板四周的花草周边, 确实惊艳堪称完美。时隔多年, 依旧记得老同学当初那份聚精会神的神态和追求完美的执着。

我和丈夫刚结婚那会儿, 依旧单身的老同学坐在那间研究生楼的十五平米的小屋里, 高谈阔论女人的发型和衣服。当时实在纳闷老同学为何对于女人的长发情有独钟, 丈夫调侃不剪发留成长发不就成了。后来多年后再次见到了老同学, 老同学早已辞职下海, 出版了几本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服饰衣服设计方面的书籍, 才想起艺术欣赏的鉴赏力一直深藏于理工科出身的老同学的骨子里。终究还是放弃了工程师的本行, 追随本心创业去了。

那段日子, 我和丈夫几乎每天都在追忆和缅怀老同学的过往。甚至挖掘出许多不曾留意过的细节。作为高中

美国·西雅图: 夏洋洲

马大哈遇上“羊大哈”

经犀利的看贼的眼神。

这个眼神刺激脑细胞迅速向我推出一个结论: 面前的老扬认为, 你在自编自导自演的收据和订货, 跑来这里不知想演啥戏。

难道扬真是这么想的吗? 他怂怂肩说, 我不知道, 你最清楚! 从他轻松的潇洒的耸肩中, 也许我猜中了他的想法, 也许猜错了。人心隔肚皮, 人与人之间的纷争, 很多时候, 与人们胡乱猜疑脱不了干系。

又有了百口莫辩的感觉。我告诉扬: 昨天下午我真的来过这里, 取我最新订货。一位两只胳膊纹的花花绿绿的甜美女士接待的我, 没想到她给我的是两年前的我忘取的旧货, 还是独眼的。扬抬头低眉说: 不对, 不是这个情况, 我不信。那是啥情况? 他要信什么? 看他如此坚定地自信, 我说, 要不你查查其他那些抽屉? 他不情愿地走过去, 翻了几个抽屉, 然后一板一眼地告诉我: “你的货是我昨天上午亲手包装的, 我记得清清楚楚, 两盒, 收据在上面, 用橡皮筋绑一起, 放在白色抽屉里, 有人已经取走了。”看来扬的记忆力十分精准。

我大惊, 谁取走了? 会不会有人拿错了? 扬满脸狐疑地看着我说: 我不知道。他的嘴一直没闭上, 留着黑洞, 好像在问: 应该是你或同伙吧?

在我坚决否认后, 扬怂怂肩。我问, 这里有无监控录影, 若有可拿出来查看, “No”他哼了一下。这么大的全美国连锁超市, 没有监控? 我给妻打电话, 没人接, 妻一上班便把手锁在诊室外的医生公用储藏间, 病人可不喜欢诉苦时听到医生手机的铃声。我知道妻是不会来取的, 这个连锁的“多好”在哪里她都不知道, 只想怀着侥幸的心理问她一下, 万一呢?

听说我找不到妻, 扬的眼光越发犀利, 神情越发自信, 越发懒得和表演拙劣的我说说话。他斜靠柜台, 目光直视远方张灯结彩的圣诞树, 脸上溢出莫名的正气和几丝不耐烦。我则越觉得诡异, 开始怀疑自己, 难道我有失忆问题? 难道有前科的我作案后忘的一干二净?

身后的顾客排起长队, 有人不时地投来不耐烦的目光, 送来高音量叹气声, 让我一阵一阵脊背发凉, 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成。思前想后, 我选择与老扬沉默地对峙, 坚信对昨天的记忆。

排长队的顾客有人开始出列, 迈着愤恨的步伐离去,

有人对着客服柜台喊: 还有没有其他工作人员? 然而大部分, 像美国经常看到的, 依旧安静耐心地等待, 不知肚子里有没有骂了无数遍, 但表情上是绝对不会流露的。我则心里愈加发慌。想起在疫情时一波波反亚裔的种族主义浪潮中, 无辜的亚裔, 管你是不是中国人, 走在路上, 说不定就会被人怒吼: 滚回中国去! 我住华盛顿的韩国朋友, 刚刚跑完半马回到家门, 居然有人开车尾随, 就为说一句: 滚回中国去! 此时我占据那方柜台起码十几分钟了, 而且全无撤退的打算, 人们的耐心会完用吗?

柜台外看似经理的高个金发女士走来, 礼貌地和我打招呼, 微笑时, 露出一排齐整的皓齿。大概看到我身后的长队, 她微皱了皱眉。我把我对扬的用二倍语速重复了一遍, 并向天发誓: 我没取走新货, 我老婆也没有, 我们全家都没有! 如果发现是我们干的, 永久取消我们的会员资格, 若不解气, 再狠狠罚款! 同时提醒她, 会不会发错了货给其他顾客? 如果没有, 这实在匪夷所思。

女士耐心听完我的毒誓, 一言不语, 走向扬翻过好几次白色抽屉。我心中一凉, 是否该找找其他地方? 我看着她把手放在一个盒子上, 俯身扫了一眼, 然后向靠在柜台边昂首挺胸仍与我默默对峙的扬招手, 并低声说了句什么。扬慢吞吞过去, 脸上的表情怪异地, 拿起女士递给他的巴掌大的盒子, 慢吞吞走向我, 说, 找到了, 你新订的货。我惊的合不上嘴, 细看, 如他所说, 两盒, 收据在上面, 用橡皮筋绑着。我有些不敢相信。这回绝不能马大哈, 认真察看名字、订货日期、出生日期, 没错, 确实是。我抬头看着扬, 觉得活见了鬼, 真想用中文说: 老扬啊, 羊大哈。被怀疑了半天, 辩解了半天, 脑门子冒汗了半天, 神秘失踪的镜片, 居然就在扬的眼皮下。

从匪夷所思到水落石出, 比大卫科波菲尔的魔术变得还快。我从欣喜且惊悚中镇定下来, 告诫自己不要气势高涨, 得饶人处且饶人。并武断地为老扬的行为做出诊断: 要么他有失忆症, 要么他“老眼”昏花, 视而不见, 要么他的心思在遥远的地方。

扬或许从我眼里看到什么, 愤怒? 怜悯? 解脱? 他用我身后顾客听不到的低音说: 对不起。

对他的面不改色, 不露尴尬, 我立即表达了敬意: 没关系, 案子终于破了, 无比的感

谢。顿了下又补: 人人都会有疏忽。但心里嘀咕: 这个疏忽离谱, 老扬, 你看贼的目光, 让我无地自容! 真的贼, 在你咄咄逼人的审视下, 心里一定会升起改邪归正的欲望。

又一日去“多好”, 远远看见收款通道处, 蓄起胡子依旧灰色线衫的扬显得有些老, 他给收款员做下手, 微笑迷人, 对顾客说着那句统一规定词: 您需要装东西的纸盒吗? 我静静地享受着他人给他的笑容, 想: 难道眼镜部经理觉得他胜任不了为顾客取件的重任, 过于羊大哈, 调来做收款员下手? 我的怜悯之心油然而生。这把岁数, 本该周游世界, 居家休憩, 却来超市上班, 与顾客捉迷藏。美国人存钱, 年轻时潇洒过度, 年老后毫无积蓄, 以至许多超市的收银员, 岁数之大都可以做我的爷爷奶奶, 颤颤巍巍地递上收据时, 强颜欢笑, 让人唏嘘。

一众朋友听完老扬和我的故事后, 笑的深沉而寂寞。我问为何羊大哈一眼认定马大哈在撒谎? 什么心理?

那位比较木讷的, 向来认为大智若愚的老哥, 慢慢地归结: 有些人他可能先看你的肤色, 白的, 黑的, 黄的, 或混合后花色的, 再定义你的思维和行为。记得“疑邻盗斧”的成语吗? 心中有什么, 眼里便看到什么。心中有花, 看人个个是花, 心中有贼, 看人个个是贼。我来美五十多年了, 也碰到过几次你的遭遇。有些莫名其妙在肤色上优越感强的人, 偏见也强。不过我们做客他乡, 习惯了就好, 不必认真。你在享受美国“平等、自由、民主”的同时, 总要付点被刻板印象或遭歧视的代价吧?

作者简介: 夏洋洲, 科学爱好者, 现居美国。美国南缅因大学免疫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生物统计学硕士。赴美学习工作生活多年。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研究艾滋病、肿瘤, 在默克等生物制药公司作为临床统计师研发糖尿病、肿瘤药物以及流感疫苗。早年在《自然·医学》、《自然: 细胞生物学》等英文杂志与同事群发研究文章, 近年在美国中文报《世界日报》副刊、上下古今和家园各版, 独发八十多篇文章。美国西北华人笔会会员。



界。告别不可避免, 何时告别更无法预测。不告而别是每个人告别尘世的最终模式。这是我们的悲哀和无奈, 也是人类的终极命运。

唯一能做的便是在无奈的告别里, 尽量享受和欣赏每一天的晨光, 好好的生活。

作者简介: 竹心, 女。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员, 海外华文作家协会会员。散文、诗歌、小说散见于香港《文综》、大陆《美文》、《华文月刊》, 以及《联合报》、《世界日报》、《国际日报》、《侨报》、《汉新月刊》等报章杂志。短篇小说、散文多次获得北美汉新文学奖。小说、散文、诗歌多篇多次获得国内外各类奖项。并被收入国内外出版的多种文集。长篇小说《美丽的爱》获得第十五届新语丝网络文学奖三等奖。短篇小说《女人间的江湖》获得首届世界华文书法奖。出版两部中短篇小说集《旧梦如风》和《阳光屋》。小说《阳光屋》获得 2022 年海外华文著述类小说类佳作奖, 散文《父亲的菜地》获得 2022 年海外华文著述类散文类佳作奖。